



大会

Distr.: General
21 July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2(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贾韦德·拉赫曼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3/24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5/15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贾韦德·拉赫曼的报告

摘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3/24 号决议，向大会提交第三份报告。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关于保护人权的模式、趋势和进展的意见，并提出了改善人权执行情况的建议。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3/24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报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报告载有截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收集的资料，包括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组织收集的资料，以及对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其家人和律师的个人访谈。报告还参考了人权条约机构、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及其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相关意见。
2. 特别报告员对 2019 年 11 月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各地史无前例的暴力镇压抗议者行为感到震惊。国家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导致数百人死伤，数千人被捕。被拘留的抗议者面临酷刑和虐待，一些人在经过不公平的审判后被处以严厉判决，包括死刑。虽然政府制定了受害者赔偿计划并下令进行调查，但这些程序缺乏透明度和独立性，未能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据报，受害者家属也因表明看法而面临当局的骚扰。2020 年 1 月，发生了有关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 752 航班被击落的抗议活动，对抗议的暴力回应表明，政府继续过度使用武力，镇压自由表达与和平集会。
3. 特别报告员欢迎伊朗政府最近参与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并注意到政府接受或部分接受了 329 项建议中的 188 项。他随时准备协助政府执行这些建议。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经济挑战，包括制裁的影响，据报告，制裁限制了政府迅速应对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特别报告员承认通过临时释放囚犯来减缓新冠肺炎在监狱中蔓延的积极举措，但仍然感到关切的是，大多数人权捍卫者、律师、双重国籍者和外籍人以及其他目标群体并未受益。他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对少年犯使用死刑及很高的处决数量深感不安。收到的报告显示，限制表达自由的趋势和对少数群体和妇女的持续歧视继续存在。

二. 2019 年 11 月的抗议活动

4. 2019 年 11 月 14 日，政府宣布，每月购买的前 60 升汽油价格立即上调 50%，额外升数的购买价格上调 200%。¹ 这一宣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1 个省中的 29 个省引发了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21 日期间的抗议活动，至少有 20 万人参加。² 示威者和平游行或封锁高速公路、道路和加油站，但在某些情况下据称示威者破坏了建筑物。政府在其评论中指出，在抗议期间，对银行、民居、加油站和商业中心纵火。抗议者的口号说明了示威活动的多种原因，包括对政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济状况的不满。政府称，制裁的经济影响是动乱的主要原因。最高领袖、总统和司法机构负责人等政府官员发表声明，谴责抗议者，称他们的行为源于外

¹ Reuters, "Iran gasoline rationing, price hikes draw street protests", 14 November 2019.

² Babak Dehghanpisheh, "Iran says 200 000 took to streets in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Reuters, 27 November 2019.

国干预。³ 2019 年 11 月 17 日，最高领袖称抗议者为“暴徒”，⁴ 其他官员称抗议者为聚众闹事者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敌人。⁵ 据政府称，“暴徒”的说法只适用于犯下罪行的人。据报，最高领袖在 11 月 17 日会见了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讨论了对抗议活动的反应，并表示他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终止抗议活动。⁶ 2019 年 11 月 18 日，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将对抗议者采取“果断的革命性行动”，这为安全部队的致命镇压埋下了伏笔。⁷

过度使用武力

5. 特别报告员对国家安全部队在 2019 年 11 月抗议期间史无前例地过度使用致命武力表示震惊，包括由警察、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志愿军使用的武力。据可靠消息来源称，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19 日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7 个城市至少有 304 人被杀，其中包括 23 名儿童和 10 名妇女，尽管死亡人数数据信要高得多。⁸ 据报，大多数死亡发生在德黑兰(130 人)和奥尔博尔兹省(33 人)，以及少数民族占多数的胡齐斯坦(57 人)和克尔曼沙阿(30 人)。⁹ 对近一半受害者尸体的分析显示，至少有 66 人头部或颈部中弹，至少 46 人胸部或心脏中弹。¹⁰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录像和记录的死因，可确定向重要器官开枪的模式，这表明安全部队是“为了杀人而开枪”，或者是鲁莽地无视其行为是否会造成死亡。¹¹

6. 特别报告员对安全部队据报任意使用枪支，造成至少 22 名男童和 1 名女童死亡尤其表示震惊。11 月 16 日，15 岁的 Mohammad Dastankhah 在萨德拉放学回

³ Babak Dehghanpisheh, “Iran says hundreds of banks were torched in ‘vast’ unrest plot, Reuters, 27 November 2019; Reuters, “Update 5: Iran’s Khamenei backs fuel price hike, blames ‘sabotage’ for unrest”, 17 November 2019;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State Violence against Protesters in Iran* (New York, 2020), p. 40; Islamic Republic News Agency, “Judiciary chief says people are separate from rioters”, 18 November 2019。

⁴ 见 <https://farsi.khamenei.ir/news-content?id=44020>; Iran Human Rights, “Iran report: at least 324 people killed in November protests”, 20 December 2019; ABC News, “Iran’s top leader issues warning to ‘thugs’ as fuel protests spread across country”, 18 November 2019; France 24, “Iran’s supreme leader blames ‘thugs’ for unrest, backs government on fuel price hikes”, 17 November 2019。

⁵ 见 www.mizanonline.com/fa/news/568531; www.irna.ir/news/83558990; Patrick Wintour, “Iran supreme leader backs petrol price rises as protests spread”, The Guardian, 17 November 2019。

⁶ Reuters, “Special report: Iran’s leader ordered crackdown on unrest –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end it’”, 23 December 2019。

⁷ 见 <https://tn.ai/2142408>; and Parisa Hafezi, “Iran’s guards warn of ‘decisive’ action if unrest continues”, Reuters, 18 November 2019。

⁸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details released of 304 deaths during protests six months after security forces’ killing spree”, 21 May 2020。

⁹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Details of 304 Deaths in Crackdown on November 2019 Protests* (2020), p. 5。

¹⁰ 同上，第 6 页。

¹¹ 同上，第 5 页；Justice for Iran, “Shoot to kill: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justice for Iran’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November 2019 protests – submission to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February 2020, p. 18。

家时被志愿军部队从其楼顶开枪打死。17 岁的男童 Mohsen Mohammadpour 在霍拉姆沙尔的抗议活动中头部受伤后也死亡。对于他受伤的原因是殴打还是近距离发射金属弹丸，有关报告相互矛盾，但两份报告都称安全部队对此负有责任。¹² 尽管有证据表明安全部队对此负有责任，但据报，当局仍将抗议活动中儿童的死亡归咎于“聚众闹事者”。¹³ 据报，其家人也受到压力，被要求保持沉默。¹⁴

7. 安全部队在 11 月抗议期间过度使用武力是对生命权的严重侵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执法人员任意剥夺生命。¹⁵ 人权事务委员会详细指出，此类措施应包括管制执法官员使用致命武力的立法、确保执法行动将生命危险降至最低的程序、对致命和危及生命事件的强制性报告和调查，以及向负责人群控制的官员提供有效保护装备和“不致命”的武力手段。执法人员还应遵守国际标准，包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委员会还指出，使用武力导致行使集会自由权的示威者死亡，相当于任意剥夺生命(见 [CCPR/C/GC/36](#)，第 13 和 17 段)。《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概括指出，在诉诸武力之前，应尽量使用非暴力手段，任何武力的使用都必须限制在与罪行的严重性和要达到的合法目的相称的范围内。¹⁶ 《基本原则》原则 9 明确规定，执法部门除非为保护生命或防止迫在眉睫的威胁造成严重伤害，否则不得使用枪支。

8. 政府否认对示威者的死亡负有责任，称使用枪支的是“聚众闹事者”和“外国敌人的代理人”，而不是国家安全部队，或者，与之相矛盾的说法是，安全部队使用了致命武力，但这是正当的，因为武装示威者对生命或财产构成了威胁。¹⁷ 政府在其评论中重申，执法部门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收到的信息使这种说法受到质疑。首先，视频片段和目击者证词证实，是警方、志愿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安全部队向手无寸铁的和抗议者使用枪支，这些抗议者没有对生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¹⁸ 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包括，向抗议者开枪的人身着安全部队制服，从政府大楼开枪，并使用了安全部队的武器和设备。¹⁹ 虽然政府声称“很多”

¹²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y shot our children’: killings of minors in Iran’s 2019 November protests”, p. 11, 13 and 16.

¹³ Iran Wire, “Security forces kill a 13-year-old bystander”, 26 November 2019; [www.hra-news.org/periodical/a-70/](#); Human Rights Watch, “Iran: deliberate coverup of brutal crackdown”, 27 November 2019;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y shot our children’”, p. 10.

¹⁴ Iran Wire, “Security forces kill a 13-year-old bystander”; [https://www.hra-news.org/periodical/a-70/](#); Human Rights Watch, “Iran: deliberate coverup of brutal crackdown”;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y shot our children”, p. 10.

¹⁵ 见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件；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生命权的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13 段。

¹⁶ 见《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 4 至 5 段。

¹⁷ Justice for Iran, “Shoot to kill”, pp. 11–12; Michael Daventry, “Two Iran protest deaths ‘caused by foreign agents’, local governor says”, Euronews, 31 December 2017; and [www.irna.ir/news/83578701/](#).

¹⁸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Details of 304 Deaths in Crackdown*, p. 8.

¹⁹ Justice for Iran, “Shoot to kill”, pp. 14–15.

人被非政府提供的武器杀害，但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第二，有报告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中，仅在马赫沙尔的两次抗议活动中报告有武装人员。²⁰ 这表明抗议者大多是和平的，没有对生命构成威胁。即使在这两起武装事件中，安全部队仍然对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和旁观者过度使用武力。²¹ 第三，对抗议者袭击国家设施的说法一直存在争议。2019 年 11 月 26 日，内政部长称，抗议者袭击了军营和警察局。²² 然而，来自设拉子的一名国会议员驳斥了这一说法，称在设拉子和萨拉，“没有一名受害者靠近任何军事站点”。²³ 使用致命武力保护财产也是武断的做法。第四，官方承认对抗议者使用实弹。在回答一名议员的问题时，内政部长并未否认示威者头部中弹，并表示他们“腿部也中弹”。²⁴ 尽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造成伤亡，但内政部长在 2020 年 5 月 18 日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表示，“相关监督机构和当局”认为内政部不对“任何过错”负有责任。²⁵ 报告没有公开。

缺乏调查和问责

9. 特别报告员对政府否认自身责任深为关切，对 2019 年 11 月的事件缺乏透明、独立和及时的调查加深了这一关切。7 个月已经过去，官方的伤亡数字仍然没有公布，尽管官员们的声明已经表明了政府的立场。2020 年 6 月 1 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有 230 人被杀，其中包括 6 名国家安全成员。²⁶ 2020 年 5 月 31 日，内政部长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认为有 200 至 225 人被杀。²⁷ 政府在其评论中表示，由于需要对每起死亡的情况进行精确调查，因此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10. 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称，《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缔约国确保个人拥有可以获得、有效的补救措施，以维护《公约》为其规定的权利，并且，有通过独立和公正机构迅速、彻底和有效调查关于侵犯权利指控的一般性义务(见 [CCPR/C/21/Rev.1/Add.13](#), 第 15 段)。在调查发现侵犯人权的情况下，缔约国必须确保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委员会指出，在诸如 2019 年 11 月抗议活动等有任何杀戮指控的情况下，明显产生了这些义务(同上，第 18 段)。国际标准重申了对使用

²⁰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Details of 304 Deaths in Crackdown*, p. 8。

²¹ 同上，第 8 页；and Justice for Iran, “Shoot to kill”, p. 16。

²² 见 www.irinn.ir/fa/news/748299/。

²³ Iran Human Rights, “Iran report: at least 324 people killed in November protests”; www.icana.ir/Fa/News/439534/。

²⁴ 见 www.imna.ir/news/401553/; <https://etemadonline.com/content/370364/>。

²⁵ 见 www.moi.ir/fa/136946/ اخبار。

²⁶ Agence France-Presse (Paris), “Half year on, activists fear no justice for Iran protest killings”, RFI, 17 June 2020; 另见 www.isna.ir/news/99031207389/。

²⁷ Agence France-Presse (Tehran), “Iran suggests up to 225 killed in November protests”, France 24, 31 May 2020; “Nearly 200 to 225 people killed in November protests, minister suggests”, *Tehran Times*, 31 May 2020。

过度和致命武力案件进行独立、公正和透明调查的要求，例如《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和《关于或属非法致死事件调查的明尼苏达规程》。²⁸

11.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政府设立了一个受害者赔偿方案。2019 年 12 月 3 日，最高领袖批准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向抗议活动中的死伤者提供赔偿。该政策将受害者分为三类：没有抗议但意外死亡的受害者；为非武装抗议者的受害者；为武装抗议者的受害者。归入第一类的人将被确认为“烈士”，其家人每月从烈士和退伍军人事务基金会领取工资和福利。第二类人的家人将获得 *diya* (血金)。最后，归入最后一类的人将逐案评估。²⁹ 虽然赔偿政策似乎是对不法行为的一种赔偿形式，但并不符合国际法关于调查肇事者并将其绳之以法的要求(见 CCPR/C/21/Rev.1/Add.13，第 16 段)。

12. 2019 年 12 月，总统成立了由主管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组成的委员会，调查在抗议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人的情况，并区分“无意制造骚乱的人和制造了恐怖的人”。³⁰ 然而，该委员会不符合国际标准。委员会似乎没有调查所报告的安全部队违规行为。委员会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因为其中包括可能会受到调查的成员，如监督安全行动的内政部长。³¹ 最后，由于其职权范围不明，也没有公众监督，没有达到透明度和有效性要求。³² 目前还没有关于该委员会调查的信息公布。政府表示，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和报告，以便为损害赔偿提供理由”。政府还表示，议员和司法机构为相同的目的发起了一项调查。政府没有说明，调查是否会导致侵犯人权的官员受到调查或起诉。其他据称免除了内政部责任的调查似乎也不符合国际标准。³³ 特别报告员响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呼吁，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 2019 年 11 月抗议期间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任意杀戮行为进行独立和公正的调查，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³⁴

骚扰受害者家属

13. 此外，有报告称，受害者家属因公开要求为其亲属的死亡伸张正义而受到骚扰和威胁，这进一步证明政府阻碍了适当的调查。一份关于 23 个提出正式投诉

²⁸ 见《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 22 段；《关于或属非法致死事件调查的明尼苏达规程》(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7.XIV.3)，第 25 段。

²⁹ Justice for Iran, “Mockery of justice: State’s policies and laws regarding the victims of Iran’s 2019 November protests”, May 2020, pp. 5-6.

³⁰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y shot our children”, p. 20; Human Rights Watch, “Iran: no justice for bloody crackdown”, 25 February 2020; 另见 www.etemadnewspaper.ir/fa/main/detail/138171/。

³¹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y shot our children”, p. 20; *The Minnesota Protocol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Potentially Unlawful Death*, p. 8.

³²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y shot our children”, p. 20.

³³ 见 www.moi.ir/fa/136946/اخبار。

³⁴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Bachelet calls on Iran to address multipl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context of recent protests”, 6 December 2019.

要求调查其亲属死亡情况的家属的报告发现，没有一个家庭得到承诺，将进行调查或者追究肇事者责任。此外，23 个家庭中有 10 个家庭报告说，包括地方政府、司法、警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在内的当局要求他们接受赔偿计划提供的殉难身份，将此事视为已经了结，而不对肇事者进行进一步调查或起诉。据报，当局还与另外 19 个没有提出正式起诉的家庭接洽，要求他们在没有进一步调查或追究责任的情况下接受殉难身份。受害者家属报告说，他们认为政府的赔偿计划是一种办法，以说服或强迫他们不予追究，要求调查其亲属死因并追究肇事者责任。³⁵

14. 标志性的案件表明，官员据报威胁和骚扰受害者，让其保持沉默。Ameneh Shabazi 的家人被迫支付 450 万土曼(1 074.35 美元)以归还她的尸体。2019 年 11 月 17 日，Ameneh Shabazi 在卡拉吉帮助一名受伤的抗议者时死于枪伤。³⁶ 她的家人还被禁止让人们了解她的死亡。³⁷ Ebrahim Ketabhar 的母亲 Sakineh Ahmadi 说，他的尸体是在他父亲签字保证缄默后才被归还的。30 岁的 Ebrahim Ketabhar 在卡拉吉被安全部队击中心脏后死亡。³⁸ 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在伊斯兰沙阿被枪杀的抗议者的亲属说，当局向其家人施压，让他们谎称他是志愿军成员，以收回他的尸体。据报，国家媒体发布的一张照片被篡改，显示他穿着军装。据报告，家属还被排除在尸检之外，没有被告知关于造成死亡武器的尸检结果，也无法寻求进行独立的尸检。³⁹

15. 一些公开呼吁伸张正义的家庭面临报复，包括 Pouya Bakhtiari 的父母，Pouya Bakhtiari 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在卡拉吉被安全部队击中头部死亡。2019 年 12 月 3 日，Bakhtiari 先生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将寻求正义，包括起诉杀害他的责任人。⁴⁰ 情报部和检察官办公室随后两次传唤 Bakhtiari 先生的父亲，取消 2019 年 12 月 26 日在他儿子坟墓举行的纪念活动。⁴¹ 据报还进行了重兵把守，阻止纪念活动进行，几名亲属被拘留。⁴² 2019 年 12 月 24 日，国家媒体报道，Bakhtiari 先生的父母都被拘留，司法部门发言人在随后一周内称，这家人被控犯

³⁵ Justice for Iran, “Mockery of justice”, pp. 10-12.

³⁶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Housewife killed by bullet to neck while helping wounded protestor, family forced to pay to take body”, 2 December 2019;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 31.

³⁷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Housewife killed by bullet to neck”;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 31.

³⁸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p. 19-20.

³⁹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Details of 304 Deaths in Crackdown, pp. 8-10.

⁴⁰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Mother of slain protestor: ‘why did they shoot at my son’s head?’”, 8 December 2019.

⁴¹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Cemetery becomes battleground as state forces detain supporters of slain protestor”, 27 December 2019;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p. 17-18.

⁴²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Cemetery becomes battleground”;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p. 17-18.

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⁴³ 虽然大多数亲属在被拘留后不久就获释，但他的父亲据报一直被关押到 2020 年 1 月底。政府声称，Bakhtiari 先生是被“殴打他头部的暴徒”杀害的，但没有提供证据。据报，当局还告诉 Mohammad Dastankhah 的父母，如果他们继续谈论儿子的死，他们将失去另一个儿子。据报，在卡拉吉被枪杀的 Amir Hossein Kabiri 的父亲接受了其子的殉难身份，因为他认为这是让当局放过他们的唯一办法。其他家庭由于经济困难接受了殉难身份或血金。⁴⁴

16. 令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政府对受害者家属采取的行动不符合国际标准，根据国际标准，应允许已故受害者家属有效参与调查，应寻求并及时向其告知调查进展情况，绝不应因为他们参与调查或寻找已故亲属而对其进行恐吓或虐待。⁴⁵

逮捕和拘留条件

17. 令特别报告员深感关切的是，当局在抗议期间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拘留。虽然逮捕的确切人数尚不清楚，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表示，至少有 7 000 人被捕。⁴⁶ 据报，大量抗议者被拘留在大德黑兰中央监狱，2020 年 2 月据报仍有 300 多人被关押在那里。⁴⁷ 许多女性抗议者据报被拘留在卡切克监狱。⁴⁸ 关押在中央监狱和卡切克监狱的抗议者被安排在缺乏基本设施的牢房里，比如中央监狱的 5 号牢房，或者没有通风设备和厕所的卡切克监狱的监狱健身房。⁴⁹ 2019 年 11 月 25 日，雷伊市议会负责人告诉记者，监狱人满为患，没有能力容纳不断增加的入狱者。⁵⁰ 报告还指出，因为在抗议高峰期羁押了大量新的被拘留者，通常关押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或情报部控制的监狱牢房的囚犯已被转移到公共牢房。⁵¹ 自那时起被释放的被捕抗议者总人数不得而知。然而，有报告称，相当多的人已获得保释，通常是在签署不抗议承诺或交纳高昂的保释金之后。据报在某些情况下，保释金额从 2 亿土曼(1.28 万美元)到高达 10 亿土曼(6.4 万美元)不等。政府称，只有因涉嫌犯罪行为而被拘留的人仍被拘留，并向他们提供了正当程序保障。

⁴³ 见 www.mehrnews.com/news/4805929/; www.isna.ir/news/98101007201/。

⁴⁴ Justice for Iran, “Mockery of justice”, pp. 12-15。

⁴⁵ 《关于或属非法致死事件调查的明尼苏达规程》，第 35 至 36 段。

⁴⁶ 见 www.entekhab.ir/fa/news/514774; Negar Mortazavi, “Iran protests: over 300 killed and thousands arrested in violent crackdown, Amnesty says”, *The Independent*, 16 December 2019。

⁴⁷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Detained protestors in Iran: beaten, tortured, forced to ‘confess’”, 10 February 2020。

⁴⁸ Human Rights Activists News Agency, “Qarchak prison; a list of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prison conditions”, 2 March 2020。

⁴⁹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 35。

⁵⁰ 见 www.imna.ir/news/398044/; <https://aftabnews.ir/fa/news/623304/>。

⁵¹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Initial reports show thousands arrested in Iran’s crackdown on November protests”, 19 November 2019。

禁止与外界接触的羁押

18. 据报，家属被拒绝提供信息，无法了解在抗议期间被捕亲属的下落。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大不里士情报部拘留中心询问亲属信息的人被告知，司法官员只在“必要时”才会提供信息，而埃温监狱的检察官办公室则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表示，家属在两周内不应前来询问亲属的情况。⁵² 这些措施不符合国际标准，国际标准规定，应及时向被拘留者的家人或律师告知其下落。⁵³ 据报，如果家人继续询问亲属的情况，他们还会受到官员的威胁。到 2020 年 2 月，据报来自阿瓦兹、马赫沙尔和霍拉姆沙尔的 400 名被拘留示威者的大量家属仍然不知道亲人的下落。报告表明，这些人因分享有关抗议的新闻和视频而被拘留，其中包括儿童。除了知道被拘留者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或情报部关押外，没有关于其状况或所处地点的其他信息。⁵⁴ 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强迫失踪构成“特别严重的任意拘留”（见 CCPR/C/GC/35，第 17 段）。政府表示，根据《刑事诉讼法》，执法部队有义务为被拘留者与其家人就其拘留事宜进行沟通提供便利。

拘留期间的待遇

19. 特别报告员对拒绝为被拘留的示威者提供治疗、施加酷刑和其他虐待以及强迫认罪等报告深感不安。2019 年 11 月 16 日首次在网上出现的视频片段显示，在设拉子的马里阿巴德警察局，安全部队殴打戴着手铐的在押人员。其他报告称，包括儿童在内的数百名抗议者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被带进卡拉吉的 Raja'i Shahr 监狱。被拘留者每天都会在戴手铐和蒙目的情况下被鞭打和殴打(用手和警棍)。据报，在抗议期间被实弹打伤的被捕抗议者被转移到监狱，而不是医院。

20. 报告确立了官员使用刑讯逼供这一普遍存在的情形。分别来自德黑兰、大不里士和阿瓦兹三个城市的三名被拘留者都提出了类似指控，称审讯者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包括用手、警棍和电击，审讯者试图迫使他们承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外的实体煽动了抗议活动。⁵⁵ 据报，2019 年 11 月 16 日至 20 日在萨南达吉被捕的抗议者也受到酷刑，一名被拘留者报告被长时间单独监禁、剥夺食物和睡眠、被电击和大面积裸体鞭打。⁵⁶ 在卡拉吉附近的拘留中心被拘留的一个人还报告说，他在拘留期间遭受了三次模拟绞刑。一名代表抗议者的律师称，起诉他客户的唯一依据是他们参加了抗议活动，并被迫认罪。⁵⁷ 政府称，伊朗《宪法》和《刑法》禁止酷刑并将其定为犯罪。

⁵²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 35; www.radiozamaneh.com/475983。

⁵³ 《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

⁵⁴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 37。

⁵⁵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Detained protestors in Iran”。

⁵⁶ 见 <https://bit.ly/3asdSg5>。

⁵⁷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 36。

儿童保护

21. 特别报告员对拘留和虐待儿童的报告尤其感到震惊。被拘留的儿童人数尚不确定。根据一份报告，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各地的抗议活动中，至少有 1 021 名儿童被捕。⁵⁸ 2019 年 12 月，来自设拉子的报告表明，被拘留儿童的保释金很高，没有能力支付保释金的贫困家庭的儿童仍被拘留。同样在 12 月，一个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组织报告称，有 166 名儿童被情报部关押。⁵⁹ 2020 年 1 月中旬，监狱组织负责人说，只有一小部分儿童仍然被拘留，被关押在少年拘留所中。

22. 据报，被拘留的儿童也遭受酷刑和虐待。据报，2019 年 11 月 16 日，一名 16 岁男童在萨南达吉被安全部队拘留，被带到一个未知地点，不允许他与家人联系。据报，他在日间审讯期间在一个秘密地点遭到殴打，然后在晚上被转移到少年拘留所。⁶⁰ 他后来获得保释。据报，三名男童在库尔德斯坦省马里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拘留所被使用警棍性侵。⁶¹ 由于过度拥挤，阿瓦兹一处设施中的被拘留儿童被迫与成年被拘留者共用牢房。政府表示，根据法律，18 岁以下者必须被分开关押在与其年龄和被控罪行相符的牢房。特别报告员强调，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拘留儿童应作为最后手段使用，并以最短的适当时间为期限(见 [CRC/C/GC/24](#)，第 73 段)。长期审前拘留和刑讯逼供被视为严重侵犯人权(同上，第 58 和 86 段)。

定罪及判决

23. 在 2019 年 11 月对抗议者的审判中，通过酷刑和虐待获取的供词是定罪和严厉判决的依据，包括监禁和死刑。一个标志性案件涉及 Amir Hossein Moradi、Sa'id Tamjidi 和 Mohammad Rajabi，他们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被革命法院第 15 分院判处死刑。这 3 名男子因 2019 年 11 月 16 日在德黑兰抗议而被判犯有“以反对伊斯兰共和国为目的参与破坏和纵火”、“非法出境”、“武装抢劫和夜间骚扰”3 项罪名。Moradi 先生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被捕，并被单独监禁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遭受身体虐待、电击、肋骨骨折，并被威胁称，如果不认罪，将继续受到单独监禁。据报，Tamjidi 先生和 Rajabi 先生在逃跑后被送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后，被带到埃温监狱，在那里被殴打后被迫认罪。⁶² 这 3 人在审讯期间不允许接触律师，他们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在 2020 年 1 月的审判期间受到侵犯。⁶³ 这 3 名男子因“以反对伊斯兰共和国为目的参与破坏和纵火”而被判处死刑，并被

⁵⁸ 伊朗 Abdorrahman Boroumand 人权中心提交的材料。

⁵⁹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 38。

⁶⁰ 见 <https://bit.ly/2RuKz3J>。

⁶¹ 见 <http://kurdistanhumanrights.net/fa/?p=11226>。

⁶² Human Rights Activists New Agency, “Three arrestees of November protests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22 February 2020。

⁶³ 见 communication No. UA IRN 7/2020, 7 April 2020。

判处鞭刑和监禁。⁶⁴ 令特别报告员极为关切的是，最高法院根据通过酷刑和不公正审判获得的证据，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确认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⁶⁵

24. 人权维护者 Rezvaneh Ahmadkhanbeigi 因参与 11 月的抗议活动，被德黑兰革命法院的一个分院以国家安全罪名判处 6 年监禁。政府表示，初步裁决可以上诉。Ahmadkhanbeigi 女士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被捕，并被单独监禁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拘留中心。在对她进行了数周单独监禁，并威胁她和她的家人后，她被迫认罪。直到审判开始之前，她都被拒绝接触律师，她的律师因此无法准备辩护。被迫认罪是她被定罪的唯一依据。政府称，Ahmadkhanbeigi 女士最初拒绝选择律师，但声称她在 2020 年 3 月保外候审后聘请了一名律师。2019 年 11 月 17 日，民间社会活动家 Ali Abdoli 在法尔斯省设拉子市参加抗议活动。他在遭受酷刑和胁迫后被迫认罪，这成为他 2020 年 1 月因反国家宣传而被判处一年监禁的依据，更严重的指控还在审理中。2019 年 11 月 18 日，Abdoli 先生在工作中被捕，被带到情报部拘留中心，在那里被单独监禁了 48 天。在开始 5 天里，他遭到殴打，并在审讯者开始询问他与外国媒体的接触情况之前，给他服用了导致疲劳的药物。在药物的作用下，他被要求在认罪书上签字。他的太阳穴也遭受了电击。直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拘留，他才同意认罪。他被带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个广播演播室，在那里录制了他的供词。政府声称，他后来否认了指控。

25. 据报，因参加 11 月抗议活动而被起诉的人也被剥夺了聘请律师的权利。Aref Zarei 的案件具有标志性，他在一次审判后被判有罪。据报，在审判中，主审法官告诉他的家人不要费心聘请律师，因为这是没有帮助的。此外，一名亲属被法官赶出了 Zarei 先生的第一次听证会，法官称政治犯没有权利让家人或律师在场。政府称，审判前和审判后都适用正当程序，包括选择律师的权利。根据非官方报告，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至少做出了 75 项针对抗议者的判决。

26. 特别报告员提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对行使表达自由和集会自由权判处监禁和死刑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⁶⁶ 此外，逼供严重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和第十四条，⁶⁷ 在将逼供作为死刑依据的情况下，则侵犯了生命权。⁶⁸ 在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政府接受或部分接受了关于公平审判权的 6 项建议。只有 3 项关于禁止或调查酷刑指控的建议被接受或部分接受，只有一项关于批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建议被部分接受。

⁶⁴ Human Rights Activists New Agency, “Three arrestees of November protests”。

⁶⁵ Michael Safi, “Outcry after Iran’s judiciary upholds death penalty for three protesters”, *The Guardian*, 15 July 2020。

⁶⁶ 见 CCPR/C/GC/35，第 17 段。

⁶⁷ 见 CCPR/C/GC/32，第 60 段。

⁶⁸ 见 CCPR/C/GC/36，第 54 段。

2020 年 1 月的抗议活动

27. 在政府承认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击落了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 752 航班，造成机上 176 人全部遇难后，2020 年 1 月在伊朗几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有报告称安全部队在抗议中过度使用武力，这令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⁶⁹ 政府称，由于区域内紧张的军事局势，导致导弹发射错误。⁷⁰ 抗议者表示，政府连续三天否认击落飞机，直到 1 月 11 日才承认，使他们对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缺乏信心。目击者证词和录像显示，2020 年 1 月 11 日和 12 日，安全部队再次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发射尖头弹丸、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造成人员受伤。安全部队还使用辣椒喷雾剂和警棍，并向德黑兰一个封闭的地铁站发射催泪瓦斯。受伤的抗议者要么选择不去医院，要么因为担心他们被捕而被拒之门外。据报，安全部队在医院驻扎大量人员，试图将一些抗议者转移到军队医院。⁷¹ 据报，几所大学的学生抗议者也被逮捕和袭击。德黑兰警察局长表示，安全部队没有向示威者开枪，因为他们被命令要表现克制。⁷² 2020 年 1 月 14 日，司法部门表示，大约有 30 人被捕，⁷³ 尽管根据其他报告，这一数字至少为 500 人。⁷⁴ 约 300 名被捕的抗议者据报被带到德黑兰中央监狱。在 1 月抗议活动中被拘留的抗议者据报受到虐待，⁷⁵ 被单独监禁，并被判处长期徒刑。⁷⁶

28. 特别报告员对 2019 年 11 月和 2020 年 1 月对和平示威者史无前例地过度使用武力和拘留，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镇压合法行使表达自由和集会权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确认感到严重关切。

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概述

A. 死刑

29.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处决人数很高，在相当于任意剥夺生命的案件中适用死刑。《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规定，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被判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个人实施死刑。人权事务委员会

⁶⁹ Babak Dehghanpisheh 和 Alexander Cornwell, “‘Disastrous mistake’: Iran acknowledges shooting down Ukrainian airliner”, Reuters, 10 January 2020; ABC News, “Iran admitted to shooting down Ukrain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flight 752 in Tehran, so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crash?”, 9 January 2020。

⁷⁰ Dehghanpisheh and Cornwell, “Disastrous mistake”。

⁷¹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scores injured as security forces use unlawful force to crush protests”, 15 January 2020。

⁷²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p. 47-49。

⁷³ 见 www.isna.ir/news/98102418714/。

⁷⁴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 45。

⁷⁵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scores injured as security forces”。

⁷⁶ 见 www.hra-news.org/2020/hranews/a-24554/; Human Rights Watch, “Iran: prosecutions for protests about plane-downing”, 8 May 2020。

一贯将其解释为涉及故意杀人的犯罪(见 [CCPR/C/GC/36](#), 第 5 和 35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局继续在这一定义之外适用死刑, 包括对两厢情愿的性关系和范围模糊的罪行, 如“传播腐化生活”, 使法官对其适用拥有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政府表示, 根据伊朗法律, “最严重罪行”的范围是有限和具体的, 包括威胁个人、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别报告员还感到关切的是, 死刑在违反《公约》第十四条规定的公平审判权的诉讼程序之后被适用。据报, 2019 年至少有 280 人被处决,⁷⁷ 截至 4 月 23 日, 2020 年至少有 84 人被处决。⁷⁸ 在 2019 年报告的死刑中, 至少有 30 起是因为与毒品有关的指控, 比 2018 年增加了 6 起, 至少有 9 起是因“传播腐化生活”罪和“对抗真主”。2019 年共发生了 13 起公开处决事件。⁷⁹

处决少年犯

30. 令特别报告员感到不安的是,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处决少年犯, 2019 年至少有 4 人因涉嫌在 18 岁以下时犯下谋杀罪而被处决。⁸⁰ 据报, 到目前为止, 2020 年至少有两名少年犯被处决, 另一人在死囚牢房被殴打致死。2020 年 4 月 21 日, Shayan Saeedpour 因 18 岁以下犯下的谋杀罪在库尔德斯坦的萨奎兹监狱被处决。据称, 法院没有根据《刑法》第 91 条, 考虑到他犯罪时的年龄, 或者是否社会心理方面的残疾意味着他精神尚未完全成熟, 不应该被判处死刑。据报, Saeedpour 在 2020 年 3 月与新冠肺炎有关的抗议活动中越狱后, 一名国家检察官向受害者家属施压, 让他们要求判处他死刑。⁸¹ 政府说, 鉴于 Saeedpour 是一名少年犯, 司法当局曾试图干预, 以获得受害者家人的怜悯。2020 年 4 月 18 日, Majid Esmailzadeh 在阿达比尔监狱被处决。他被判犯有据称在 16 岁时犯下的谋杀罪, 判决的依据是在酷刑下被迫作出的供认, 尽管关于死因的报告相互矛盾。⁸² 2020 年 3 月 28 日, 在与新冠肺炎有关的暴动后, Danial Zeinolabedini 在马哈巴德监狱和米安多巴监狱被官员殴打受伤, 2020 年 4 月 2 日死亡。⁸³ 政府说, 尸检结果与这些说法相矛盾。他因涉嫌在 17 岁时犯下的一起谋杀而被判死刑。⁸⁴

31.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绝对禁止就所控罪行发生时未满 18 岁的人所犯罪行判处死刑。然而, 根据伊朗法律, 年仅 9 岁的女童和

⁷⁷ Iran Human Rights and Together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Annual Report on the Death Penalty in Iran 2019 (2020)*, p. 7.

⁷⁸ Iran Human Rights, “Iran 2020: 84 executions in less than four months/33 during coronavirus pandemics”, April 2020.

⁷⁹ Iran Human Rights and Together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Annual Report on the Death Penalty in Iran 2019*, p. 7 and 29.

⁸⁰ 同上。

⁸¹ OHCHR, “United Nations rights experts appalled by Iran’s execution of child offender”, 21 April 2020.

⁸² 见 <https://iranhr.net/fa/articles/4233/>。

⁸³ Rupert Colville, Spokesperson for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press briefing note on Iran, 3 April 2020.

⁸⁴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ian teenager at risk of execution”, 18 June 2019.

年仅 15 岁的男童可因“报复法”(同态复仇)或“固定刑”(规定和有固定惩罚的罪行)被判处死刑,如杀人罪和通奸罪。虽然《刑法》第 91 条意在减少对少年犯判处死刑,但其条款和适用仍然存在以往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不足之处(见 [A/HRC/40/67](#))。政府声称,第 91 条使许多人免受“报复法”的伤害,但没有提供数字。自 2013 年第 91 条生效以来,至少发生了 33 起少年犯处决,至少 90 名少年犯仍被判死刑。政府称,和解委员会作出了大量努力,鼓励受害者家属接受血金并放弃执行死刑。政府报告说,司法部门设立了“防止死刑”工作组,该工作组可以干预审判,以获得家属的同意,放弃同态复仇。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在普遍定期审议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仅部分支持关于废除少年犯死刑的 23 项建议中的 1 项,仅部分支持关于废除死刑或将其限制在最严重罪行范围内的 39 项建议中的 2 项。他重申以往报告中提出的建议,⁸⁵ 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暂停执行死刑,并永久禁止对被控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判处死刑。

B. 自由权和公平审判权

人权维护者和律师

32. 特别报告员继续对据报人权维护者和律师受到骚扰、监禁和在狱中受到虐待的情况深表关切。据报,2019 年 12 月 24 日, Narges Mohammadi 被监狱官强行转移到赞扬监狱,以报复她在埃温监狱内发起和平抗议,反对安全部队在 2019 年 11 月抗议期间的行动。⁸⁶ 监狱官在强制转移过程中辱骂和粗暴对待她,导致她的手被严重割伤,肩膀受伤。据报,自她被转移以来,赞扬监狱的其他囚犯得到鼓励,威胁她保持沉默。⁸⁷ 政府表示, Mohammadi 女士的基本状况在“医学上可以接受”,她已与被判犯有暴力罪行的人分开。正在服 7 年半刑期的人权维护者 Soheil Arabi 的情况也令人严重关切。2020 年 3 月 13 日, Arabi 先生开始绝食,抗议他被拘留在大德黑兰中央监狱,以及他得不到治疗和监狱恶劣的条件。在开始绝食后, Arabi 先生于 2020 年 4 月下旬接受了手术,由于他之前绝食的影响,需要进行手术。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这一手术,但感到关切的是, Arabi 先生过早被送回监狱,没有适当的康复时间。政府称,他的手术是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进行的,5 个小时后他被送回监禁。另据报告, Arabi 先生没有因其他严重疾病接受治疗,他曾因未指明的新指控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管理的拘留中心接受审问。

33. 人权律师 Amirsalar Davoudi 拒绝对他 2019 年 6 月因国家安全指控受到的定罪提出上诉,以抗议他的监禁和鞭刑。⁸⁸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刑法》,他必须服刑 15 年。他的定罪源于他接受非伊朗媒体的采访,以及为律师主持一个

⁸⁵ 见 [A/HRC/40/67](#)。

⁸⁶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They know that moving her to this prison could kill or paralyze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27 December 2019; Amnesty International, “Activist reports ill-treatment in prison”, 13 February 2020.

⁸⁷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They know that moving her to this pris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Activist reports ill-treatment”。

⁸⁸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Lawyer protests unjust sentence by refusing sham appeal process, demands judicial review”, 16 November 2019.

Telegram 频道。⁸⁹ 仍被关押在埃温监狱的 Nasrin Sotoudeh 也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绝食，抗议当局拒绝根据新冠肺炎的相关指示暂时释放大量政治犯。⁹⁰

双重国籍者和外籍人

34.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根据当局的新新冠肺炎措施，一些双重国籍者和外籍人被临时释放，包括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被临时释放的伊朗裔英国国民 Nazanin Zaghari-Ratcliffe。2020 年 5 月 20 日，Zaghari-Ratcliffe 女士的有监督和有条件临时释放被延长，直到就她的赦免请求作出决定。⁹¹ 特别报告员欢迎政府据报努力争取她的赦免和释放，但对据报发生的拖延和障碍表示关切，尽管她有资格获得赦免。⁹² 在欢迎释放其他双重国籍者和外籍人的同时，根据囚犯交换制度释放了一些人，这引起了人们对被拘留者指控的真实性的关切。

35. 特别报告员仍然深切关注其他被监禁的双重国籍者和外籍人的情况，包括 Ahmadreza Djalali、Massud Mossaheb、Kameel Ahmady、Kamran Ghaderi、Morad Tahbaz 和 Siamak Namazi。据报，Baquer Namazi 正在休病假，但无法离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020 年 5 月 20 日，伊朗裔奥地利人 Mossaheb 先生因间谍罪被判处 10 年监禁。在他的案件中，报告有严重的违反公平审判的行为，包括剥夺由他自己的律师代理的权利，在胁迫下逼供，以及预先确定判决。Djalali 是伊朗裔瑞典人，在他的律师获知他的重审请求在 2020 年 5 月被拒绝后，他的处决随时可能得到司法机构的批准。Djalali 先生在 2017 年 10 月被判处死刑，判决的依据是逼供，罪名是“传播腐化生活”。Tahbaz 先生是伊朗-英裔美国国民和环保主义者，他于 2019 年 11 月与波斯野生动物传统基金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因间谍罪名被判处 10 年监禁。⁹³ 2020 年 2 月，上诉法院据报维持了对他的定罪和判决。⁹⁴ 这些人以及其他被拘留的双重国籍者和外籍人尚未根据当局的新新冠肺炎指令获释，包括那些因年龄和健康原因属于高危类别的人。⁹⁵ 政府在最近的普遍定期审议中部分接受了关于双重国籍和外籍人士的 3 项建议中的 1 项。特别报告员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审查涉及双重国籍者和外籍人的案件，并立即释放被任意拘留的人。

⁸⁹ Amnesty International, “Jailed lawyer on hunger strike”, 18 February 2020。

⁹⁰ Nasrin Sotoudeh, “Jailed Iranian activist Nasrin Sotoudeh writes a plea for peace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Time*, 6 March 2020。

⁹¹ Patrick Wintour, “Nazanin Zaghari-Ratcliffe to stay out of prison until Iran decides on fate”, *The Guardian*, 20 May 2020。

⁹² Donna Ferguson, “Revolutionary guards block clemency for Nazanin Zaghari-Ratcliffe”, *The Guardian*, 30 May 2020。

⁹³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Six conservationists sentenced to long prison terms in Iran after two years behind bars”, 20 November 2019。

⁹⁴ Human Rights Watch, “Iran: environmentalists’ unjust sentences upheld”, 19 February 2020。

⁹⁵ OHCHR, “Iran urged to immediately releas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d dual and foreign nationals at risk of COVID-19”, 17 April 2020。

C. 意见和表达自由权

36.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有报告称，一些人因和平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权(包括在网上)受到威胁、逮捕和监禁，如记者和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人。从 2019 年 11 月 16 日开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11 月抗议期间在全国范围内限制互联网接入一周，连通率降至正常水平的 5%。⁹⁶ 断网限制了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外获得有关抗议期间侵犯行为的信息。固话互联网和移动数据连接分别于 11 月 21 日和 27 日逐步恢复，但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的限制一直持续到 12 月 5 日。⁹⁷ 政府表示暂时实施了一些限制，以防止“骚乱头目”发出指令。除了抗议活动，倡导网络表达自由的人继续成为目标。据报，律师 Payam Derafshan 在 2020 年 1 月被判“侮辱最高领袖”后被判入狱，并被禁止在两年内从事法律工作。⁹⁸ 据报，这一定罪是对他反对禁止使用即时通讯应用 Telegram 的报复。⁹⁹ 虽然有人对他被捕并被单独监禁表示关切，¹⁰⁰ 但政府称，他因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从 2020 年 6 月 8 日起因国家安全指控被关押在埃温监狱。

37. 当局继续因批判性和独立报道而攻击记者，对获取信息造成不利影响，包括在 2019 年 11 月抗议活动、新冠肺炎和议会选举的背景下。据报，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2019 年 11 月 14 日燃料政策宣布之前两次会见了报纸出版商，并指示出版商“在国家政策框架内”报告任何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开始后，据报 8 名记者被传唤到情报部，还有人则因发表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而受到警告。政府还就应该如何报道抗议活动以及谁应该对此负责提出了“建议”。记者们被警告说，负面报道可能被视为犯罪。¹⁰¹ 为外国新闻机构工作的伊朗记者及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亲属因其报道而受到威胁和骚扰。¹⁰² 伊朗司法机构还继续通过法院禁令冻结外国媒体工作者的伊朗资产。¹⁰³ 最令人不安的是，BBC 波斯语新闻记者 Rana Rahimpour 收到了死亡威胁。¹⁰⁴ 政府称，有关司法骚扰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仍未得到证实。

⁹⁶ Net Blocks, “Internet disrupted in Iran amid fuel protests in multiple cities”, 15 November 2019.

⁹⁷ 见 www.irna.ir/news/83581799/。

⁹⁸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uman Rights, “Ira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f Payam Derafshan and continuing judicial harassment against him and Farrokh Forouzan-Kermani”, 16 June 2020.

⁹⁹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Human rights lawyer sentenced to prison without access to counsel”, 11 May 2020.

¹⁰⁰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uman Rights, “Ira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f Payam Derafshan”。

¹⁰¹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 14.

¹⁰²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Iranian ambassador threatens UK-based Iranian journalists and media”, 26 November 2019;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We know where you live’, Iran goes after foreign-based reporters”, 26 November 2019;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Gunning Them Down*, p. 15.

¹⁰³ A/74/188, 第 25 至 26 段; OHCHR, “Iran: targeting of journalists threatens freedom of press, says United Nations experts”, 11 March 2020.

¹⁰⁴ OHCHR, “Iran: targeting of journalists threatens freedom of press”。

38. 令特别报告员深感关切的是，有人因和平表达政治反对意见而被逮捕和监禁。一个标志性的案件涉及 2019 年 6 月 11 日呼吁修改宪法和最高领导人辞职公开信的 14 名签字人，以及 2019 年 8 月 9 日第二封声援公开信的其他 14 名签字人。¹⁰⁵ 2020 年 2 月 2 日，马什哈德革命法院第四分院判处签署第一封或第二封信的 8 名签字人 1 年至 26 年的有期徒刑。¹⁰⁶ 其中 4 起案件的上诉结果是维持监禁判决，尽管非监禁判决有所减少。¹⁰⁷ 第一封或第二封信的另外至少 6 名签字人也被判处监禁。特别报告员对这些人在拘留中的健康状况尤其感到关切，其中包括 Mohammad Nourizad。Nourizad 先生自 2019 年 8 月被拘留，据报于 2020 年 5 月 1 日企图自杀，以抗议他被监禁、被拘留地点远离他在德黑兰的家人以及他们受到的报复。他还拒绝服药，此前曾以绝食抗议。2020 年 5 月 5 日，Nourizad 先生被转移到埃温监狱。

39. 令特别报告员关切的是，政治参与在 2020 年 2 月 21 日的议会选举中受到限制，监督委员会拒绝了 45.5% 的候选人申请。¹⁰⁸ 政府称，来自两个政治派别的在任议员因行为不当而被取消资格，而其他候选人则不符合资格。由于选举缺乏竞争性，包括前政府和议会成员在内的许多人呼吁抵制选举。¹⁰⁹ 全国的官方投票率为 42.57%，德黑兰省为 26.2%，这是自 1979 年以来的最低投票率。¹¹⁰ 政府表示，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冠肺炎案例的报道减少了选民的参与。在选举前，据报有 5 至 21 名记者成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特工的目标，包括入室搜查、没收设备、讯问、社交媒体监控、指控其散布“假新闻”或威胁国家安全。¹¹¹ 记者还被定罪¹¹² 和受到将采取法律行动的威胁。¹¹³

¹⁰⁵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At least 13 signers of open letters urging Khamenei’s resignation are arrested”, 29 August 2019.

¹⁰⁶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Dissidents sentenced to prison for ‘insulting’ supreme leader facing additional charges”, 5 February 2020.

¹⁰⁷ 见 www.bbc.com/persian/iran-52104533。

¹⁰⁸ 见 www.moi.ir/fa/اخبار/133321?feed=news; Patrick Wintour, “Iran elections: conservatives on brink of landslide victory”, *The Guardian*, 22 February 2020; Arash Azizi, “Fact box: the outcome of Iran’s 2020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tlantic Council, 26 February 2020.

¹⁰⁹ Arwa Ibrahim, “Apathy runs high in Tehran as Iran gears up for parliament vote”, Al-Jazeera, 19 February 2020; Azizi, “Fact box: the outcome”; Middle East Eye, “‘No alternative’: Tehran voters opt for election boycott as authorities crack down”, 11 February 2020.

¹¹⁰ Azizi, “Fact box: the outcome”。

¹¹¹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Iran moves to silence journalists, activists ahead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11 February 2020;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Iran harasses, intimidates journalists ahead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20 February 2020;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Iranians denied independent reporting ahead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 19 February 2020.

¹¹²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Iran harasses, intimidates journalists”;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Iran finds 3 editors guilty of defamation and spreading false news”, 3 February 2020.

¹¹³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Iran harasses, intimidates journalists”。

D. 新冠肺炎与拘留条件

临时释放标准

40. 特别报告员欢迎政府临时释放多达 120 000 名囚犯的举措，以减轻新冠肺炎在监狱中造成的风险。司法机构负责人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和 29 日就这些措施发布了两项指令。¹¹⁴ 这些指令被间歇性地延长，在返回日期和受益囚犯的数量方面都是如此。¹¹⁵ 虽然这一举措令人鼓舞，但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由于处理时间慢、保释金高和其他不明原因，或因为囚犯的个人资料不公正地使其不具备资格，没有对许多符合条件的囚犯适用该举措。

41. 指令的标准规定，被判犯有严重暴力罪行和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如果刑期超过 5 年，就不能暂时释放。如果刑期在 5 年以下，该人必须已经服刑三分之一。如果老年人、孕妇和重病患者未被判处死刑并经检察官办公室批准，则适用例外情形。这些标准不成比例使大多数人权捍卫者、律师、双重国籍者和外籍人、自然保护主义者、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因国家安全指控而被监禁的良心犯无法获释。人权维护者 Arash Sadeghi 尽管患有危及生命的癌症，但仍被拒绝获得临时释放。据报，他的临时释放申请被检察官办公室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阻止。政府称，Sadeghi 先生的法官建议提供定期医疗护理，Sadeghi 先生拒绝接受法律医学组织的检查，以确定他是否应该继续被监禁。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此前认定对 Sadeghi 先生的拘留是任意性质，并要求立即将他释放 (A/HRC/WGAD/2018/19)。据报，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副检察官还拒绝临时释放德黑兰和奥尔博兹两省所有被认为是“政治犯”的人，而有报告称，大不里士、阿德拉巴德和瓦基拉巴德监狱的大多数政治犯都没有被临时释放。政府表示，任何被法律医学组织认定为不适合入狱的囚犯都应该休病假或送到外部医院，任何有资格获得暂时释放的囚犯都应该被允许临时释放。报道还指出，被暂时释放的人正在被召回监狱，使人们担忧他们可能会将新冠肺炎带入监狱。

42. 报告指出，还有其他问题阻止临时释放。洛雷斯坦监狱组织称，在帕西隆监狱参加训练和劳动营的 200 名囚犯没有危险，他们只服刑一年，但没有获准被临时释放。一名符合资格囚犯的母亲报告说，因为保释金太高，她在卡拉吉监狱的儿子无法获释。2020 年 3 月，来自阿瓦兹和伊拉姆监狱的报告还表明，官员不在或工作时间有限意味着对临时释放申请的评估缓慢。¹¹⁶ 特别报告员呼吁伊朗伊

¹¹⁴ Ramin Mostaghim, Mohammed Tawfeeq and Angela Dewan, “Iran to temporarily free 54 000 prisoners as coronavirus spreads”, CNN, 4 March 2020;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re, “COVID-19 fear in Iran’s prisons: Iran must do more to protect prisoners”, 21 April 2020, p. 4.

¹¹⁵ Parisa Hafezi, “Iran extends prison furloughs as coronavirus death toll rises”, Reuters, 29 March 2020; Reuters, “Iran extends prisoner furloughs, closure of holy sites amid coronavirus”, 19 April 2020; Agence France-Presse (Tehran), “Iranian president says prisoner leave to be extended”, France 24, 19 April 2020; Mostaghim, Tawfeeq and Dewan, “Iran to temporarily free 54 000 prisoners”; Tasnim News Agency, “Iran’s judiciary refutes allegation of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of foreign inmates”, 21 April 2020; <https://tn.ai/2226856>.

¹¹⁶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re, “COVID-19 fear in Iran’s prisons”, pp. 9-12.

伊斯兰共和国将临时释放举措扩大到所有在没有充分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拘留的人，将这作为永久释放他们的第一步，并确保保释金和行政程序使符合条件的囚犯能够受益于临时释放指令。

卫生

43. 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特别报告员详细介绍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监狱的系统性过度拥挤和卫生问题以及疾病爆发的风险(见 [A/HRC/43/61](#))。尽管有临时释放计划，但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在监狱中减轻新冠肺炎传播面临的其他挑战将在押人员和监狱工作人员置于风险之中。来自帕西隆监狱、卡拉吉中央监狱、伊拉姆监狱、奥鲁米耶监狱、特克监狱、埃温监狱、大德黑兰中央监狱和沙伊德·拉杰瓦迪监狱的报告表明，卫生用品供应有限或没有。¹¹⁷ 也有人担心，使用消毒剂产品进行清洁是偶尔进行或无效的。埃温监狱的政治犯 Hossein Sarlak 在给外交部长的一封信中说，没有提供消毒用品，捐赠的产品有 70% 被没收。¹¹⁸ 过度拥挤使保持社交距离难以执行。在伊拉姆监狱，2 号牢房的 130 名在押人员只有 40 张床位，要求囚犯共用床垫或睡在地板上。在 1 号牢房，40 名囚犯共用一个淋浴和两个厕所。在卡切克监狱，设计只能容纳 100 人的牢房几乎有 200 人的囚犯，这些囚犯需要共用 12 个厕所和 10 个据报缺水的淋浴。¹¹⁹ 瓦基拉巴监狱、卡拉吉中央监狱、奥鲁米耶监狱、阿瓦兹中央监狱和帕西隆监狱也报告有类似问题。2020 年 4 月 6 日，洛雷斯坦司法部门负责人表示，帕西隆监狱急需更新基础设施。¹²⁰

44. 上述问题导致服刑人员新冠肺炎测试呈阳性或出现疑似新冠肺炎症状。据报，卡切克监狱两名有新冠肺炎的囚犯在单独监禁中被疏于照顾，于 2020 年 3 月下旬死亡。这些人首先和其他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的人一起被转移到健身房。在他们的病情恶化后，一家医院据报拒绝接收他们。他们回到监狱后被单独监禁。Mohammad Hossein Sepehri 是在要求最高领导人辞职的信上签名的囚犯之一，据报，他在 2020 年 3 月 28 日出现新冠肺炎症状，但被送往情报部拘留中心并被单独监禁，无法获得他的药物，而不是被送往医院。¹²¹ 2020 年 4 月 4 日，在大德黑兰中央监狱因疑似新冠肺炎感染而被隔离的 5 名囚犯据报被发现处于另一座关押 200 名囚犯的建筑中。在卡拉吉中央监狱隔离的 35 人中，据报有两人在监狱厨房工作。¹²² 在阿米拉巴德监狱，两名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囚犯被放到其他囚

¹¹⁷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re, “COVID-19 fear in Iran’s prisons”。

¹¹⁸ 见 www.hra-news.org/?p=236267。

¹¹⁹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re, “COVID-19 fear in Iran’s prisons”, p. 12 and 14。

¹²⁰ 同上，第 8 页；www.isna.ir/news/99011809361/。

¹²¹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Political prisoner with COVID-19 symptoms denied treatment, transferred to solitary confinement”, 8 April 2020。

¹²²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re, “COVID-19 fear in Iran’s prisons”, p. 9 and 11。

犯附近的祈祷室，而不是被转移到医院。¹²³ 据报，至少有 6 至 12 人在伊朗监狱中死于新冠肺炎。¹²⁴ 除了批准临时释放外，政府还表示，当局采取了措施，包括对囚犯进行筛查、消毒、提供口罩、手套和洗手液，并建立了监狱医疗设施和应对新冠肺炎的管理机制。

监狱动乱

45. 涉及新冠肺炎的恐惧以及对临时释放过程的不满导致了几个监狱的动乱，有一些过度使用武力导致死亡的报告。在胡齐斯坦省，塞皮达尔监狱和谢班监狱据报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和 31 日发生动乱。¹²⁵ 在塞皮达尔，在当局违背释放他们的承诺后，被拘留者举行了抗议并放火焚烧。¹²⁶ 录像显示监狱内有烟雾和枪声。虽然胡齐斯坦省司令官称执法和安全部队阻止了事件，没有人受伤，但其他报告称 15 名被拘留者死亡，13 人受伤。¹²⁷ 据报，安全部队还过度使用武力，包括枪支，以平息谢班的抗议活动。¹²⁸ 据报，至少有 20 名被拘留者被杀，其他人被转移并在禁止与外界接触的情况下被拘留。¹²⁹ 2020 年 3 月 29 日，马哈巴德监狱新冠肺炎状况引发冲突，安全部队动用催泪瓦斯和枪支。据报，1 人死亡，5 人受伤。Hamedan 检察官承认，不释放合格囚犯是 2020 年 3 月 28 日阿尔万德监狱抗议活动的原因之一。¹³⁰

E. 妇女和女童的状况

46. 特别报告员对保护妇女和女童免受歧视和不平等方面的变革步伐缓慢表示遗憾。性别歧视在法律和实践中影响到公共和私人生活的若干领域，包括就业、政治和司法职位以及家庭生活。¹³¹ 特别报告员感到失望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拒绝了在最近普遍定期审议中关于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所有 26 项建议。

¹²³ 见 www.hra-news.org/2020/hranews/a-24333/;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re, “COVID-19 fear in Iran’s prisons”, p. 13。

¹²⁴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re, “COVID-19 fear in Iran’s prisons”, pp. 16-17。

¹²⁵ 同上，第 18 至 19 页；
<https://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22372020ENGLISH.pdf>。

¹²⁶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prisoners killed by security force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protests”, 9 April 2020。

¹²⁷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re, “COVID-19 fear in Iran’s prisons”, p. 19;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prisoners killed by security forces”。

¹²⁸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re, “COVID-19 fear in Iran’s prisons”, p. 19;
<https://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22372020ENGLISH.pdf>。

¹²⁹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prisoners killed by security forces”。

¹³⁰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re, “COVID-19 fear in Iran’s prisons”, p. 18。

¹³¹ Babak Dehghanpisheh 和 Davide Barbuscia, “Disillusionment among women, youth seen dampening Iran election turnout”, Reuters, 20 February 2020。

47. 特别报告员欢迎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宣传短信和热线努力打击家庭暴力。¹³² 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缺乏足够的家庭暴力庇护所，只有 28 个(见 [A/HRC/WG.6/34/IRN/1](#)，第 53 段)，其中包括 20 个由非政府组织运营的组织。¹³³ 政府说，还有 357 个暴力受害者社会急救中心和 31 个女童医疗中心。2020 年 5 月 21 日，14 岁的 Romina Ashrafi 被她父亲杀害，突显了改革的迫切需要。据报，Ashrafi 女士在死前曾告知当局，她担心父亲会伤害她，但警方还是把她送回了父亲身边。¹³⁴ 政府称，已向犯罪地点派遣了一名代表，以密切关注案件的情况。《刑法》为杀害女性亲属的丈夫和父亲规定了豁免。

48. 另一个主要关切是童婚现象持续存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女童的法定结婚年龄为 13 岁，然而，更小的女童可以在父亲和主管法院同意的情况下结婚。¹³⁵ 根据国家民事登记组织的数据，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有 13 054 名 13 岁以下的女童登记结婚。¹³⁶ 特别报告员敦促政府通过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立法，以消除童婚(见 [CEDAW/C/GC/31-CRC/C/GC/18](#)，第 20 段)，并为此开展提高对童婚有害影响认识的综合方案。他注意到伊朗指出，文化行政管理机关正在采取行动，鼓励年轻人在适当的年龄结婚。

女权倡导者

49. 维护妇女权利者继续成为国家当局的目标。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刑期有所减少，但感到关切的是，上诉法院于 2020 年 2 月 6 日下令监禁 Yasaman Aryani、Monireh Arabshahi 和 Mozghan Keshavarz，因为他们在 2019 年国际妇女节和平抗议强制戴面纱。¹³⁷ 据报，上诉法院对另一名反对强制戴面纱的抗议者 Saba Kord-Afshari 的判决被进行了法外修改。据报，2019 年 11 月，上诉法院宣判 Kord-Afshari 女士的一些罪名不成立，并将她的刑期减至 9 年监禁。¹³⁸ 然而，据报她的律师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被告知，这一点已经改变，她将改为服刑 15 年。¹³⁹ 政府在其评论中证实，上诉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推翻了她因鼓励卖淫和腐败而被定罪和判处 15 年监禁的判决，但没有对据报后来发生的变化发表评论。女权活动家的亲属也继续成为目标。Alireza Alinejad，其兄 Masih Alinejad，是非营利组织 My Stealthy Freedom(“我的秘密自由”)的活动家，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被

¹³² 见 <https://iqna.ir/00GKHU>。

¹³³ 见 www.irna.ir/news/83656641/。

¹³⁴ Associated Press, “Romina Ashrafi: outcry in Iran over so-called ‘honour killing’ of 14-year-old girl”, *The Guardian*, 27 May 2020。

¹³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刑法》，第 1041 条。

¹³⁶ 见 www.sabteahval.ir/avej/Page.aspx?mId=49823&ID=3199&Page=Magazines/SquashshowMagazine。

¹³⁷ 见 <https://twitter.com/CSHRIran/status/1225361699789819906>; <https://twitter.com/amirreiis/status/1225043684854575106>。

¹³⁸ 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womens-rights-defender-saba-kord-afshari-sentenced-15-years-prison。

¹³⁹ 见 https://twitter.com/hosein_taj/status/1266660123725967360。

捕。¹⁴⁰ 据报，在 2020 年 4 月的听证会上，法官重点关注 Alinejad 女士的活动，拒绝说明对 Alinejad 先生的指控，也拒绝给予保释。¹⁴¹

F. 少数群体状况

50. 特别报告员仍对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继续遭到歧视的情况深为关切。据报，国民身份证申请程序的改变阻碍了少数宗教团体获得若干基本服务。申请表之前将“其他”列为宗教选项。2020 年 1 月，国家民事登记组织报告称，这一选项已被取消，这意味着只能从 4 种官方承认的宗教中进行选择。¹⁴² 删除“其他”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不被承认的宗教团体，如巴哈伊教徒、基督教皈依者、雅尔萨尼人、萨比曼达人和无信仰者将无法获得国民身份证，而这是获得政府和银行服务所必需的。¹⁴³ 政府表示，未被承认的宗教少数群体可以申请国民身份证，而不需要或被迫提及其宗教信仰。政府在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只接受或部分接受了关于宗教自由的 25 项建议中的 9 项。

51. 巴哈伊人的情况仍然令人严重关切，包括据报限制受教育权利和任意关闭巴哈伊人拥有的企业。据报，2019 年，至少有 59 名巴哈伊教徒因其信仰而被捕。另据报告，阿塞拜疆-土耳其族、库尔德族和阿瓦济族阿拉伯社区的母语教育继续受到政府政策的威胁。特别报告员还感到关切的是，据报有大量政治犯和良心犯来自阿塞拜疆-土耳其族、库尔德族和阿瓦济阿拉伯社区。政府称，起诉一个人是因为他们的犯罪活动，而不是他们的种族。在库尔德斯坦、伊拉姆、西阿塞拜疆和克尔曼沙阿省的边境地区，库尔德运货人(Kolbar)继续面临边境官员的过度和致命武力。2019 年，据报有 84 个库尔德运货人死亡，192 人受伤，延续了自 2014 年以来因边境官员行为导致 1 000 多库尔德运货人死伤的趋势。¹⁴⁴ 令人关切的是，针对库尔德运货人的暴力案件往往被法院驳回，或在没有定罪和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给予赔偿的情况下结案。政府表示，应将违反使用武力规定的边境官员绳之以法。政府还评论说，正在引入法律解决方案，如边境市场，以终止越境行为。

¹⁴⁰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Iran arrests activist Masih Alinejad’s brother amid crusade to silence citizens based abroad”, 25 September 2019;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Family of women’s rights activist arrested in despicable attempt to intimidate her into silence”, 25 September 2019.

¹⁴¹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Masih Alinejad: my brother is facing prison time for being related to me”, 24 April 2020.

¹⁴²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Unrecognized minorities in Iran must now hide religion to obtain crucial government ID”, 27 January 2020; communication No. OL IRN 1/2020, 17 February 2020.

¹⁴³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Unrecognized minorities in Iran must now hide”; communication No. OL IRN 1/2020, 17 February 2020.

¹⁴⁴ Kurdistan Human Rights-Geneva,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Kurdistan of Iran: periodic summary report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OHCHR desk of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Iran”, April 2020.

G. 经济危机和制裁的影响

52. 特别报告员继续关注制裁和其他经济挑战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影响，特别是影响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健康权。他还注意到高通货膨胀、生活水平下降和高失业率(见 [A/HRC/43/61](#))，据报，几乎一半的人口临近贫困线。¹⁴⁵

53. 2020 年 2 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记录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官方数字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有 209 970 人感染，9 863 人死亡。¹⁴⁶ 政府被批评反应迟缓不足，缺乏透明度。¹⁴⁷ 宗教场所直到 3 月初才关闭，¹⁴⁸ 截至 4 月 18 日，低风险和中等风险的企业仍可运营，城际旅行也允许进行。¹⁴⁹ 特别报告员认识到，在早期就放松遏制措施的决定是通过对封锁和其他措施的影响所做的经济评估作出的。¹⁵⁰ 他指出，政府计划从国家发展基金中拨款 10 亿美元，以援助新冠肺炎救灾工作。¹⁵¹ 根据经济刺激计划，将向弱势家庭发放财政援助包，初步为期 4 个月。¹⁵² 该计划还将向 2 400 万户家庭提供一次性无息贷款。¹⁵³

54. 特别报告员重申此前提出的对制裁影响的关切，包括难以进口用于生产医药产品的原材料，以及应对新冠肺炎¹⁵⁴ 和治疗罕见疾病的药品和设备。¹⁵⁵ 他注意到制裁方案下的人道主义豁免计划，¹⁵⁶ 但感到关切的是，由于其复杂性、以不受制裁的方式获得银行服务的机会有限以及对第三方的影响(担心违反制裁会造成间接后果)，该计划在实践中的效果有限。¹⁵⁷ 政府评论说，制裁对经济和生活水

¹⁴⁵ 见 <https://rc.majlis.ir/fa/report/show/1090439>。

¹⁴⁶ Islamic Republic News Agency, “COVID-19 kills another 121 Iranians over past 24 hours”, 23 June 2020。

¹⁴⁷ 见 <https://sazandeginews.com/News/7098> 和 <https://khabaronline.ir/news/1356510>。

¹⁴⁸ 见 www.hamshahrionline.ir/news/491315/。

¹⁴⁹ 见 <https://country.eiu.com/iran>。

¹⁵⁰ 见 www.mehrnews.com/xRvW6/https://rc.majlis.ir/fa/report/show/1462301;
www.ghatreh.com/news/nn51788443/。

¹⁵¹ 见 <http://khabaronline.ir/news/1373601>。

¹⁵² 见 www.irna.ir/news/83718476/。

¹⁵³ 见 www.isna.ir/news/99022316906;
www.eghtesadonline.com/n/2CBS; Bourse and Bazaar, “Bleak estimates of economic impact spur Iran to end virus lockdown”, 21 April 2020。

¹⁵⁴ Human Rights Watch, “US: ease sanctions on Iran in COVID-19 crisis”, 6 April 2020。

¹⁵⁵ Human Rights Watch, “Maximum pressure: US economic sanctions harm Iranians’ rights to health”, 29 October 2019。

¹⁵⁶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对媒体的讲话，2018 年 10 月 3 日。

¹⁵⁷ Erin Cunningham, “As coronavirus cases explode in Iran, U.S. sanctions hinder its access to drugs and medical equipment”, *Washington Post*, 29 March 2020;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struggle to defy America on Iran”, *The Economist*, 8 November 2018; International Peace Institute, “Safeguarding humanitarian action in sanctions regimes”, June 2019。

平以及国际组织的人道主义行动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特别报告员响应秘书长关于放松制裁，以加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工作的呼吁。¹⁵⁸

四. 建议

55. 特别报告员敦促政府、司法机构、议会和安全部队：

(a) 迅速、独立和公正地调查 2019 年 11 月和 2020 年 1 月抗议期间发生的所有暴力行为，包括示威者伤亡和在押期间遭受虐待的情况；查明所有涉嫌对示威者和旁观者犯下犯罪行为的责任人；在符合国际公正审判标准的审判中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b) 确保对 2019 年 11 月和 2020 年 1 月事件的所有调查都符合国际标准，确保受害者家属有效参与调查进程，不受到骚扰，并因人权受到侵犯而获得适当赔偿；

(c) 确定 2019 年 11 月和 2020 年 1 月抗议期间发生的所有伤亡的原因、情况和地点，并公布收集的所有信息，包括总体数字；

(d) 确保有关执法人员使用致命武力的立法、政策、做法和培训符合国际标准，包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e) 确保所有因行使意见、言论、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权而被捕的人，包括在 2019 年 11 月和 2020 年 1 月抗议期间被捕的人获释，并确保作出拘留的主管部门及时向其家人报告被拘留者的下落和情况；

(f) 废除死刑，立即暂停使用死刑，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处决少年犯并减刑；

(g) 确保所有被控犯有任何罪行的人员在司法程序的所有阶段，包括最初的调查和审讯阶段，都可以接触他们选择的律师，并根据需要获得法律援助；确保囚犯和被拘留者免受一切形式的酷刑和虐待，通过酷刑或虐待获得的供词永远不会被接纳为证据；批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h) 废除授权使用酷刑和虐待作为惩罚形式的法律；

(i) 确保由独立公正机构对所有在押人员的死亡以及关于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报告进行迅速、彻底和有效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j) 确保法律和实践中的意见和言论自由权，特别是对该权利的任何限制(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都符合国际人权法允许的限制标准；

(k) 确保人权捍卫者，包括女性人权维护者、律师、记者、环保主义者、双重国籍者和外籍人不受到恐吓、骚扰、任意逮捕、剥夺自由或其他任意制裁，或

¹⁵⁸ 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二十国集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虚拟峰会上发表的讲话，“为打赢这场仗，我们需要战时计划”，2020 年 3 月 26 日；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记者通稿：秘书长给二十国集团成员的信，2020 年 3 月 23 日。

受到此类威胁；释放所有因工作原因被拘留的人；将新冠肺炎背景下暂予释放的政策扩大到这些人，以及不构成公共安全威胁的其他在押人员；

(l) 根据国际标准，在立法和实践中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和其他侵权行为；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促进她们平等参与公共生活；确保女性人权维护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m) 保护属于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所有人的权利；解决对他们一切形式的歧视；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权而被监禁的人；

(n) 执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接受或部分接受的建议；

(o) 继续与特别报告员接触，包括允许任务负责人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国别访问；

(p)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轻制裁的影响，履行政府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担的义务，包括保护弱势群体的义务，并建立透明的金融机制，确保药品和其他基本人道主义物资的贸易继续进行。

56. 特别报告员敦促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制裁的国家确保人道主义豁免等措施产生广泛和实际效果，并迅速有效地加以执行，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制裁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产生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